

古
逸
丛
书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三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郭象注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

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眾玄同任之而無不至者也

疏

天者自然之謂

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温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悉皆自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

然大觀與眾立同窮理盡性故稱為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

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

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疏 雲行

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生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

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

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

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

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末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

疏

人之所為謂四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

所知者謂目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知之所不知者謂目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脚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役用各有

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强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其天年

不橫夭折能如是者 **雖然有患** 雖知盛未若遺 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知任天之無患

也 **疏** 知雖盛美猶有患累 **夫知有所待而後**

當 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 **其所待** 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者特未定也 有待則 **疏** 夫知必對境非境不

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能所雙絕 **庸詎知吾** 者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也已

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我生

有涯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 天也者自然者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

非人為也

疏

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皆自然耳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

天則人謂人則天九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泯合人天混同物我也

且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

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疏

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無患累真知之狀列在

下文

何謂真人

疏

假設疑問庶顯其旨

古之真人不

逆寡

九寡皆不逆則所順者眾矣

疏

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大順群

生假令微少曾不逆忤者也

不雄成

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疏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豈雄據成績欲處物先邪

不謨士

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謨以致之者也

疏

虛夷志淡士衆自歸非
關運心謀謨招致故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

而不自得也
直自全當而無過耳
 非以得失經心者也
 疏
天時已過曾無

悔吝之心分命偶當
不以自得為美也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

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

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

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概意於所

遇
慄懼也濡濕也登昇也假至也真人達生死

哉
 疏
之不二體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火曾不

介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真知之士
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真人

其寢不夢無意想也
其覺无憂當所遇而安也
疏者夢

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寢
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而无憂也
其食

不甘理當食耳
疏混迹人間同塵而食不知其美
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者也
疏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緩

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復徐
遲脚踵中來明其深靜也
衆人之息以喉屈

服者其嗑言若哇氣不平暢
疏嗑喉也哇碍也凡俗之人心靈

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
屈折起伏氣不調和咽喉之中恒如哇碍也
其

者欲深者其天機淺

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也

疏

夫

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神淺鈍故也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

古之真人

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與化為體者也

疏

氣聚而生生為我時

氣散而死死為我順既冥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

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

泰然而任之也

疏

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豈有意於距諱耶

脩

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

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

疏

脩然無係兒也脩然獨化任理邀遊雖復死往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

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

也

疏

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滯著豈直獨忘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遇斯適

也

受而喜之

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疏

喜所遇也忘而

復之

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

疏

反未生也

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

為也 **疏**

是謂者指斥前文物惣結其旨也捐弃也言上來智惠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弃虛通

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別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

所居而安為志

疏

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力而能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其

容寂

雖行而無傷於靜

其顙顙

顙大朴之皃

疏

顙額也顙大朴皃夫

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亦乃威容閑雅相皃端嚴日角月弦即斯類也

淒

然似秋

殺物非為威也

煖然似春

生物非為仁也

喜怒通

四時

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皃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

怒也

疏

聖人無心有感斯應威恩適務寬猛逗機同素秋之降霜本無心於肅殺似青春之生育

蓋有意於仁惠是以真人如雷行風動木茂華敷覆載合乎二儀喜怒通乎四序

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且故莫知其極

疏

真人

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疏

堯攻叢支禹攻有扈

成湯滅夏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以興動干戈弔民間罪雖復殄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

故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

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

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也

疏

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萬世而

芻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夫聖人無樂也直莫

之塞而物自通

疏

夫懸鏡高臺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

謂樂通故知授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有親非仁也

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

疏

至仁無親親則非至仁也

天時非賢也

時天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

疏

占立象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此乃小智豈是大賢者也

利害不通非君

子也

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

疏

未能一窮通均利害而擇

情榮辱封執是非者身且不

行名失已非士也

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疏

矯行求名失其已性此乃流俗之人非為

道之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

能役人乎

疏

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已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哉

若狐不偕

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

斯皆舍己效人
徇彼傷我者也

疏

姓孤字不借古之賢人
又云堯時賢人不受堯

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
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廬水
伯夷叔齊遼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
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逢文
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
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
不從遂遭奴戮胥餘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
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抉眼
而死屍沈于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
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弟子陷於窾水而死申徒狄
聞之因以蹈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充志立名分
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沈促齡夫命而芳名令譽

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駢使何能役人悅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古之真人

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疏

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

所宜而虛已均

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冲虛無餘如不足也下之而無

不上若不足

而不承也

疏

韜晦冲虛獨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汎然自得故無所稟承者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常遊於獨而非固守

疏

觚獨也堅固也

彷徨放任容與自得遊遨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張乎其虛而不華

也

曠然無懷

疏

張廣大兒也靈府寬閑與虛空等量而智德真實故不浮華

邴

邴乎其似喜乎

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疏

邴邴喜兒也隨變任

化所遇斯適實忘喜怒故云似喜者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動靜行止

常居必然之極

疏

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凝寂應物無方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

之者

也 濇乎進我色也

不以物傷已也

疏

濇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

故能濇聚群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

德也

無所趨也

疏

雖復應動隨出接物逗機而恒容與無為作於真德所謂動而常寂

者 厲乎其似世乎

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

疏

厲危也真人一

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孔子之困匡人文王之拘羸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為之事也

警乎其未可制也

高放而自得

疏

聖德廣大警然高遠超於

世表故不連乎其似好閉也

綿邈深遠莫見其門

疏

連長也聖德遐長連綿難測心知路絕孰見其門昏默音聲似如關閉不聞見人也

悅乎忘

其言也

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悅然也

疏

悅無心見也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

玄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歷顯真人自利利他內外德行從此以下明真人利物為政之方也

以刑為體

刑者治之體非我為

以禮為翼

禮者世之所以自行

耳非我制

疏

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以禮樂為馭物之羽儀

以知為時

知者

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為循

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疏

循順也用智照機不失時

候以德接物俯順物情以前略標此以下解釋也

以刑為體者綽乎

其殺也

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疏

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

懲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以禮為翼者所以

惠者民之讎法者民之父

行於世也

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疏

禮雖忠信之薄而為御世之首故不學禮

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所以大行於世者也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

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

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疏

隨機感以接物運至知以應時理無可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

形勢故為宗師者曠然無懷付之以游者也

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上也

上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

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疏

上本也

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上也

而人真以為勤

行者也

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間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

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疏

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

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亭毒群生實

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凝淡窅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為事也

故其好之

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疏

既忘懷於美惡亦遣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其也

一其不一也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

不**疏**

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而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也其二與天

為徒

無有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彼彼而我我者

也**疏**

同天人齊萬致與立天而為類也天與人

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

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真然無不在而立同彼我也

疏

雖復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

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此趣者可謂真人者也

死生命

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

之極非妄然也若

夜旦耳奚所係哉

疏

夫旦明夜闇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

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

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物之情也

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人之有所不得

而憂娛在懷皆

物情耳非理也

疏

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係哉而流俗之徒逆於

造化不能安時處順與變俱往而欣生惡死哀

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智也

彼

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

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
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
之則死生變化
惟命之從也
疏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
氣蒼早而獨以天為父身猶愛
而重之至於晝夜寒溫不能返逆况乎至道窈冥之
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任
之何得拒
而不順也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

死之而况其真乎

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

君命而

疏

愈猶勝也其真則向之獨化者也人獨

已哉
有避而况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
從順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於江湖

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

疏

此起譬也江湖浩漭游泳

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泉源旱涸鱸鮪困苦共處陸地頰尾曝腮於是吐沫相濡响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道遙鷄犬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生教聖跡斯起矜蹙夔以為仁踉跂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响濡人喪道所以親愛之者也

與其譽堯而非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

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故譽堯善而非桀惡祖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興自茲為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不非是

疏

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

非雙遣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夫
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响濡聖跡同年而語哉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
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

我我奚

惜哉

疏

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構造之物生是
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

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老既無能暫時間逸死滅
還無理歸停憩四者雖變而未始非我而我坦然何

所惜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死與生皆

命也無善則死有善則生不獨善也

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疏

夫形生老
死皆我也

故以善吾生為善者

吾死亦可以為善矣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謂之固矣

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

化而無係也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

不知也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

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

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謂

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疏

夜半闇冥以譬真理玄遠也有力者造化也夫藏舟舩於海壑

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逝水九惑之徒心靈愚昧

真謂山舟牢固不動巋然豈知冥中質遷無時暫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藏小大有

宜猶有所遯

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

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疏

也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

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

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

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

小

疏

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

垂造物以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遁之有哉此乃體凝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真

情豈流俗之迷徒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
運人間之小智耶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

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
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
其為樂可

勝計邪
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

而樂樂豈有極乎
疏
特獨也犯遇也夫大冶洪鑪陶鑄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為樂如人形者其

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
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
故聖人將遊於

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
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

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遊
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疏

夫物不得遜者自然也孰能逃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

非我何往不存耶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況

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此立同萬物而與化

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疏

係屬也夫人之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

之內從容平淡鮮有欣感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傅人放效之而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屬在夫道有情至人必資聖知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有信无為无形

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

疏

明鑒

洞照有情也趣機若響有信也恬
淡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

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

狀寄言詮理可傳也体非量數不可受也
疏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自

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

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
未有天地五氣未兆大道存焉故老經云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
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

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
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疏言大道能神於

鬼靈神於天帝開明三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茲
功用斯乃不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而
生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青神得一以靈也在太極之先而不為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

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

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
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
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裡名也與化
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疏

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
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
夏古不為著艾言非高非深非久非
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狝韋氏得

之以挈天地疏也得靈通之道故能驅馭群品

提挈二儀又作契字者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者也伏犧氏得之以

襲氣母疏故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

之母應道也為得至道故能畫維斗得之終古

不忒疏維斗北斗也為眾星綱維故謂之維斗忒

天地心無差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疏日月光證於

始照臨竟無堪坏得之以襲崑崙疏崑崙

也也在北海之北堪坏崑崙山神名也襲入馮夷得

之以遊大川

疏 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川黃

河也天帝錫馮夷為河伯故游處盟津大川之中也**有吾得之以處太山**

疏 肩吾神名也得道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疏 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群臣及後宮七

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疏 顓頊黃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羽山之銅為鼎

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為**禺強**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也

得之立乎北極**疏** 禺強水神名也亦曰禺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與顓

項並軒轅之肩也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為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極也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疏少廣

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尾虎齒善笑舜時

王母遣使獻玉環漢武帝時獻青桃顏容若十六七

女子甚端正常坐西方少廣之

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彭祖得之上及

有虞下及五伯疏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稱彭

祖善養性得道者也五伯者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

為殷伯齊桓晉文為周伯合為五伯而彭祖得道所

以長季上至有虞下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

及殷周凡八百季也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

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九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疏

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傅岩板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

曰子之季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

當葵

為綦字之誤猶人間世篇中南郭子綦也女偶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偶久聞至道故能攝衛

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曰吾聞道
既異九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也

矣

聞道則任其自
生故氣色全也

疏

答云聞道故得全生是
以反少還童色如稚子

南

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疏

觀其容色既異
常人心懷景慕

故詢其
方術也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疏

惡惡可言
不可也女

偶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貌欣
然請學嫌其所問故抑之謂非其人也

夫卜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

疏

卜梁姬姓也倚
名也虛心凝淡

為道智用明敏為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內凝之
道女偶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滯一邊未為通

美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

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疏

庶慕也幾近也果決也夫上士

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立道決成聖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為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孺久聞至道內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況在初學無容懈怠假令口說耳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外猶

遺

疏

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教人故凝神靜慮修而守之九經三日心既虛寂

萬境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

七日而後能外物

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疏

天下萬境踈遠

所以易忘資身之物親近所以難遺守經七日然後遺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者也

已

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遺都

疏

墮體離形坐忘我喪運心既久遺遣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

能朝徹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疏

旦朝

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

能見獨

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疏

夫至道凝然妙絕言象非

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觀斯勝境謂之見獨故老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

後能无古今

與獨俱往

疏

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

故無古今之異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夫

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疏

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

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運新新無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死無生者也會斯理者

其唯女偶之子邪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疏

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無生滅也法既

不生不滅而情亦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

其為物無不將也

任其自將

無不迎也

任其自迎

疏

將送也夫道之為物

拯濟無方雖復不滅不生亦而生而無不毀也

滅是以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也

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無不毀也

不送而送

不迎而迎無其名為櫻寧

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疏

櫻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惠道濟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櫻而寧者也

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

任之則莫不曲成也

疏

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櫻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

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疏

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

問子於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偶告示子葵之辭也

曰聞

諸副墨之子

疏

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

貳也夫魚必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

疏

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

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為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

孫聞之瞻明

疏

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績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

聞之聶許

疏

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稍深因教悟理心生歡悅私自許

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立情者也

聶許聞之需

役

疏

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循勤行勿怠懈而不行道無由致

需役聞之於謳

疏 謳謠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盛惠顯彰謳謠滿

也路於謳聞之玄冥

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

疏 玄者深遠之名也冥

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冥故也

玄冥聞之參

寥

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是玄之又玄也

疏 參

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

參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

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疏 始本也夫道超此四句離彼百非名言道斷心知處

滅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

而本本無所本疑名為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始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

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

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

者吾與之友矣

疏

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

水共結素交敘莫逆於虛玄迷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為脊既生而死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為友也

四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疏

目擊道存故相見而

笑同順立理故
莫逆於心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紀往問

之疏

友人既病須往問之任理而行不乖於方外也

曰偉哉夫造物

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疏

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

縮不申之貌也夫洪鑪大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為拘攣之疾以此而言無非命也子輿達理自

歎此辭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沴陵亂也

疏

僂僂曲腰背骨發露既其俯而不仰故藏臍並在上頭低則頤隱於臍膊聳則肩高於頂而咽

項句曲大挺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篤

其心間而無事

不以為患

䟽

死生猶為一體疾患豈復槩懷故雖曲僂拘拘而心神閑逸都不以為事

跼

躡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

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䟽

跼躡曳疾貌言

曳疾力行照臨于井既見已貌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

故寄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

䟽

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

故有驚疑

曰亡予何惡

䟽

亡無也存亡死生本自無心不嗟之嗟何嫌惡之也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

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

以求鴉灸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

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馬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

則無往而不因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

無因而不可也兩臂為鷄為彈彈則求於鴉鳥

鷄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乘輪馬以遨遊苟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

不適者也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

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
也疏**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於時則不欣於
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此古之所謂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

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

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至人謂為懸解若夫

當生慮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內心不能自解故為外物結縛之也

且夫物不勝

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疏

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

而泣之 **疏**

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輿語訖俄頃之間子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

續故妻子繞而哭之也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無為怛之也

疏

叱訶聲也夫方外之

士真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親族令避傍近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

倚其戶

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

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

乎**疏**

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歎彼大造弘普無私偶爾為人忽然返化不

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五藏為鼠之肝或化四支為蟲之臂任化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矣未有能違陰陽

之變而距晝
夜之節者也

疏

自此已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辭也夫孝子侍親尚駢馳唯命況

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彼近吾死

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死生猶晝夜耳

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

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

疏

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其死而不聽從則

是我拒陰陽逆於變化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為彼也

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理常俱也

疏

此重

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
 以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旨
 今之大冶鑄金

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鋁大冶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

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

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
 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

為時自生耳務而有之疏不亦妄乎祥善也犯遇也鏌鋁古之良劍名也昔吳人干將為吳王

造劍妻名鏌鋁因名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鏌鋁夫洪
 鑪大冶鎔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為之而鑪中之金

忽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為良劍匠者驚嗟用為不善
 亦猶自然大冶彫刻眾形鳥獸魚蟲種種皆作偶爾

為人遂即欣愛鄭重啓請願更
為人而造化之中用為妖孽也
今一以天地為

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
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疏 夫用二儀

造化一為鑪冶陶鑄群物錘鍛蒼生磅礴無心亭毒
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 **疏** 成然是開放之貌
以死生累心 遽然是驚喜之貌

寐寢也以譬於死也覺是悟也以況於生然寤寐雖
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道遙

此總結子來以死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生為寤寐者也

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

為於無相為

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

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卹手足運其股肱以

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

疏

此之三人並方

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變乃誠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踈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為而為交友者其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義亦然乎耳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無所

疏

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不任遊雲霧表不滯其中故能隨變化而無

不任

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
相忘以生无所終窮
忘其生則無不忘矣

故能隨變化俱無所窮竟
疏
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三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然若

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疏
得意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逆於心

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
疏
莫無也三久相視寂

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而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

父琴張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疏
曲薄也或編薄

織簾或鼓琴歌詠相和歡樂曾無感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

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

猶為人倚

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倚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本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羈旅未還桑梓欲齊一死生而發斯倚歎者也

疏

嗟來歌聲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疏

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隣里

有喪春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

內守毋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疏**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曾中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麤跡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為方外所嗤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无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

命之彼何人者邪**疏**命名也子貢使返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

識修已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骸混同生死孔子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名之

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上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
 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
 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
 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
 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
 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
 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
 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
 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
 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
 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

疏

方區域也彼之二
 人齊一死生不為

教跡所拘故遊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大儒
 行裁非之義服節文之禮銳意哀樂之中遊心區域
 之內所以
 為異也
外內不相及而仁使汝往弔之仁

則陋矣

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疏

立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

而論不相及逮用區中之俗禮弔方外之高人芻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自與造

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二氣

皆冥之故無二也

疏

造陰物之變化與造物之為人體萬物之混同遊二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為附

贅懸疣

若疣之自懸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為決疣

潰癰

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疏

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

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懸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癰決潰非所惜也

夫若然

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

俱往則無往不可故

疏

先勝也後劣也夫疣贅疣

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

疏

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衆諸寄託

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

忘其肝膽遺其

疏

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

耳目

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能內則忘於臟腑外則忘其

根竅故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五藏猶忘何物足

能放任於變化之塗立同於反

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 端緒也倪畔也

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墮體黜聰故能芒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道遙乎无爲之業

所謂

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

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疏

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道遙皆自得

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爲之物也前既遺於形

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

曠之鄉以此無

爲而爲事業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

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

外之冥

疏

憤憤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

俗之禮威儀顯示

悅衆人之視聽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之依

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疏

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
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孔子曰上

天之戮民也

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
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

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
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
而理固自來斯乃天
疏 夫聖跡禮儀乃桎梏形性
人之所不赦者也 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

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
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

雖然吾與汝共之 為

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
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疏

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
揚波同世貴斯俗禮雖

復降跡方內與汝共之而
遊心方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問所以遊外
而共內之意

疏

方猶道也問跡混域中心遊
方外外內立合其道若何

孔

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疏

造詣也魚

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

釋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

者无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

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

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

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疏**此結釋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足相忘道

術內充偏愛斯絕豈與夫响濡仁義同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亦爾故也
子貢曰敢

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
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

有而踈外形體乖異人倫不耦於俗敢問此人其道如何
曰畸人者畸於人

而侔於天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

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疏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侔者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

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

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疏夫懷仁履義為君子乖道背德為小人也是以行斃斃之仁用踈跂

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
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
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

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无是三

者以善處喪

疏

姓子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為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迹

同方內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
甚有孝容而淚不滂沱心不悲慼聲不哀慟三者既
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也
蓋魯國固有无

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魯國觀其禮而顏回

察其

疏

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縗絰同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慼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外

迹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内心知無至
孝之實所以一見孟孫才遂生疑怪也

仲尼曰

夫子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盡死生之理應内外之宜

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疏

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

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難測故能合内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匹者邪

唯簡之而

不得

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夏秋冬四時行耳

疏

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

簡擇不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子孟孫氏不知所以

生不知所以死

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

也

疏

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生死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槩懷也

不知

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違化也

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以待其所

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

憂者哉疏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遣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

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為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

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疏方今正化為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

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俱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為欣惡也吾特與

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

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

在此而憂彼哉

疏

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白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為昏於大夢之中不達死

生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

以變化為形之駭動

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疏

彼之孟孫冥於變化假見生死為形之驚動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

有日宅而无情死

以形骸之變為日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疏

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為宅舍之日新耳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累者也

孟

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

夫常

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疏

孟孫冥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內外不乖

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者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夫死生變

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疏

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為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

靡所不吾也故立同外內弥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疏

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

淵

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口者其覺者乎

其夢者乎

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
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

往而不可則死生之
變無時而足惜也

疏

厲至也且為魚為鳥任性
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

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
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為
是覺中而辯為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為
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

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所造皆適則忘適矣
故不及笑也排者推

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
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疏

造至也獻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亦適
也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從善事感已

而後適者此則不能隨變任化與物
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弋

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

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疏

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

吾而與化俱去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自然之一道也

意而子見許

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給濟之謂也

疏

意而古之

賢人資給濟之謂也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敬授資濟之術幸請陳說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

而明言是非

疏

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其善非

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須已身服許行亦須明言示物此是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許

由曰而奚來為軹

疏

而汝也奚何也軹語助也堯將教迹刑害於汝

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

轉徙之塗乎

言其將以刑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疏

黥鑿額也劓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戮汝既被堯黥劓拘束性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自適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

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

遊其藩傍而已

疏

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替不復敢當中路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

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

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疏

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眇縫如鼓皮也作
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
敗既不能觀文彩青黃亦不愛好眉目顏色譬意而
遭堯黥劓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
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忘其所務
也此皆寄言以疏無莊古之美人為聞道故不復
遣云為之累耳疏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

之多力人爲聞道守雌故不勇其力也黃帝軒轅也
 有聖知亦爲聞道故能忘遣其知也鑪竈也錘鍛也
 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真猶如
 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妨自
 然之理令夫子教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
 然造物在鑪冶之間則是有修學冶鍛之義也 **庸**

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

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

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

至也**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情性焉

也**疏**知造化之內不補劓息黥令我改過自新乘可

成之道隨夫子以請益邪乃**許由曰噫未可知**

欲弄而不教恐乖造物者也

也我為汝言其大略

疏 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於言象不可以心

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慤慤亦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為汝梗槩陳之

吾師乎

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

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疏

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

心知為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整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為義哉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為仁哉蓋不然而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義耶此略為意而說息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也

日新覆

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

自然故非巧也

疏

萬象之前先有

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為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
 老豈有耶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
 不為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為源衆形彫刻咸
 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是
 無非汝何此所遊已游於不為而疏吾師之
 所明言耶師於無師也所遊心

止如此說而已此則總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
 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為益也

疏

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
 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仲尼曰

何謂也

疏

既言益矣
 有何意謂

曰回忘仁義矣

疏

兼忘

愛之仁遣裁非之義
 所言益者此之謂乎
 曰可矣猶未也
 仁者兼愛
 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
 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

忘功迹故猶未立達也
疏 仁義已忘於理漸可解心尚淺所以猶未他日復見

曰回益矣
疏 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曰何

謂也
疏 所言益者是禮者何意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
疏 禮者荒亂

之首樂者淫蕩之具為累更重次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
疏 禮者形體之用

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疏 虛心漸可猶未至極也
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疏 並不異前解也
曰回

坐忘矣
疏 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義具列在下文
仲尼斲

然曰何謂坐忘
疏 蹇然驚悚貌也忘遺既深故悚然驚歎坐忘之謂厥

義云何也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隨毀廢也**疏**黜退除也

雖聰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聰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

心智者也**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

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

通也**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為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墮肢

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恍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益謂之坐忘也**仲**

尼曰同則无好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化**

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

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而果其賢乎仁也請從而後

也

疏 果決也而汝也忘遺如此定是大賢仁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之是仁所願撝謙退已

以進顏回者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

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此二人相為於無相

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耳非相為而後往者也

疏

兩經三日已上為霖

殆近也子桑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饑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為之情者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平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

詩焉

疏

任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餒故發琴聲問此飢貧從誰而得為關父母為

是人天此則歌哭之詞也

不堪此聲又卒爾詩詠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

何故若是

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

疏

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

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也

曰吾思夫使我

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疏

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

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兆朕而使
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亦何惜之有哉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郭象注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疏

四問而四不知

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

齧

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

曰而乃今知之乎

疏

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

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述王倪之深義蒲衣子是方外之大賢達

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夫

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者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

然無迹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 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

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有養物淳和則任真而馭宇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

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

始出於非人 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

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 疏 夫舜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 包藏

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未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臧字者臧善也善於仁

義要求人
心者也

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疏

徐徐寬緩之貌于于自得之貌伏犧之時淳風尚在故卧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而自得也

一以

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夫如是又奚是以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

域

疏

忘物我遺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

信

任其自知
故情信

疏

率其真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真

任其自得
故無偽

疏

以不德為德德無所德故不偽者也

而未始入於

非人

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

既率其情其德不偽故能超出心知

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

中始何以語汝

疏

肩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

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

諸疏

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已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庶誰不

聽從遐遠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以已制物則物

失其真

疏

夫以已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

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

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

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

猶大道遐曠玄絕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克又蠢
蟲至小山岳極高令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用

仁理物能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全其性分

之內而巳
疏 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
而已
物治乎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

行

各正性命之分也

疏

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

不為其所不能

疏

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

於外者也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

穴乎神亡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禽獸猶各有以自存

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

疏

矰網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鼠也神亡社壇也鳥則

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熏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爾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經誣罔之而曾一蟲之无知言汝曾不知此二蟲甚矣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疏

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况在人倫而

欲出經式義欺矯治物不亦妄哉

天根遊於般陽至蓼水之

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疏

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般陽般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遭遇也天根遨遊於山水

之側適遇无名人而問之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

也何問之不豫也

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立冥也

疏

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
所問之旨甚不悅豫我心
予方將與造物者

為人
任人之
自為

疏

夫造物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
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

而不
助也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

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

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

疏

莽眇深遠之
謂壙垠宏博

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之名鳥則取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

世恬淡無為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

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

放任遊無有以逍遙凝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

如是則何天下之可

為哉蓋無為者也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為言皆放之自得之場

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

有何帛術輒欲治之

又復問

疏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无

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

於漠

漠然靜於性而止

疏

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

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无容私

焉而天下治矣

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

疏

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也法術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陽

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

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

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響應涉事理務彊幹

果決鑿物洞徹疏通明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聖帝比德不乎

老聃

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

也

言此功夫容身不
得不足以比聖王

疏

若將彼人比聖王無異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技

術工巧神慮劬勞故形容
變改係累故心靈怵惕也

且曰虎豹之文來

田獲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者可

比明王乎

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
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疏

藉

也獲狙獼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獼猴以
 跳躍便捷怕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
 嚮疾之入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斲然曰敢問

明王之治疏

既其失問故驚悚變容重請明王為政其義安在

老聃

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天下

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
 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

之疏

夫聖人為政功侔造化覆等立天載周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已為之也

化貸

萬物而民弗恃

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

誘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立功潛被日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不賴君之能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已名故物皆自

以為得而喜

疏

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自得而懽喜適悅者也

立

乎不測

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者也

而遊於无有者也

與萬

物為休則所遊者虛也不能真物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

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

測而即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疏

鄭國有神

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姓季名咸也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

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

弄而走

不喜自聞死日也

疏

占侯吉凶必無差失剋定時日驗若鬼神不喜預聞

凶禍是以弃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

子疏
列子事迹具逍遙篇今不重解壺子鄭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列子見

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謂季咸之至又過於

夫疏
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道為子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禦寇心

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疏
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

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
衆雌而无雄而又奚

卵焉

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疏

夫衆雌無雄無由得卵既而文無實亦何道之有哉

而

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懷未

道則有心有心而充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疏

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充對

既無大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疏

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九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

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

疏

嘻歎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

弗活之兆類
彼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

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

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

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

文象也震動也地以

無心而寧靜故以不動為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

之弗活也而壺子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疑寂而不動第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

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杜德機也

德機不發曰杜

疏

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開而不發示

其凝淡便為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疏

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

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

有生矣

疏

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平

而濫以聖功用為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

吾見其杜權矣

權機也今乃自

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

疏

權機也前時一觀有類濕灰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

日遇我方得全生小巫寡識有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

卯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

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立應而名利之飾皆為弃物矣

疏

雖復降迹

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真實曾不入於靈府也

而機發於踵

常在極上起

疏

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

者機也

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疏

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委感見此形容所以謂之

為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目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疏** 此是第
三示本

迹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滿智圓虛心凝照本跡
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耶謂齊其心

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
吉凶故言且復相者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居太冲之極
浩然泊心而

玄同萬方故勝負
莫得措其間也 **疏** 冲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凝
與太虛等量本跡相即動寂

一時初無優劣
有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無往不
平混然

一之以管闚天者莫
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優無
劣神氣平等以此應機小

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所以請齊耳鯢栢之審為淵止水之

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

三焉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栢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

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

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

疏

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栢盤也審聚也夫水体無

然自得泊乎妄為也

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栢或螭龍騰躍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

其致一也故鯢栢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

謂鯢栢止水流水汎水濫水沃水雍水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被文具載此略敘有此三焉也

嘗又與來

疏

欲示極立
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

季咸前後虞度
來相未呈立遠

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迹兩忘動寂雙遣
聖心行虛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也

壺子曰追之

疏

既見奔逃
命令捉取

列子追之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

已

疏

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
矣失矣莫知所之也

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未始出吾宗

雖變化無常而
常深根冥極也

疏

夫妙
本立

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
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

走 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

何汎然無所係也 疏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已忘懷隨順逗機不執宗本既不可

名目故不知 的是何誰也 因以為第靡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

自失而走此明應 帝王者無方也 疏類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斯應放任不務順

從於物而揚波塵俗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 滯千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逸也 然

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疏季咸逃逸之後

列子方悟已迷始覺盡亡道深神巫術淺自 知未學請乞其退歸習尚無為伏膺立業也 三年

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志貴賤也

疏

不出

三年屏於俗務為妻爨火志於榮辱食豕如人淨穢均等

於事无與親

唯所遇耳

疏

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事無親踈也

彫琢復朴

去華取實

疏

彫琢華飾之務悉皆弃除直置任真復於朴素之道者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外飾去也

疏

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遣心智槁木之形塊然無偶也

紛而封

哉

雖動而真不散也

疏

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於真本確爾不移一

一

以是終

使物各自終

疏

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應不離真常抱一以終始

无

為名戶

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疏

尸主也身尚志遺名將安寄故無復為名譽之

主也 无為謀府

使物各自謀也

疏

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為謀慮於

靈府 无為事任

付物使各自任

疏

各率素分恣物自為不復於事任用

於已 无為知主

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

忘心絕慮大順群生終不運知

以主 體盡无窮

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无窮也

疏

體悟真源故能

以智境冥會故 曰皆無窮也

而遊无朕

任物做無迹

疏

朕迹也雖邀遊

天下接濟蒼生而晦迹韜光故無朕也

盡其所受乎天

足則止也

疏

所稟天性物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為不足者也

而无見得

見得則不知止

疏

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无見得也

亦

虛而已

不虛則不能任群實

疏

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

鑒物而無情

疏

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

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來即應去即止

疏

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

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

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

疏

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

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為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

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疏 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

無非有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

沌待之甚善 **疏** 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之心執為一中之

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

之 **疏** 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曰妄嫌渾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疏** 夫運四肢為者敗之 以滯境鑿

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捨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夭折勗哉學者幸勉之焉故郭注云為

者敗
之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四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義疏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三

於性中附管將沈出乎形骸而修於性

倫其忍情亦與過於江河之

待之甚善隨也如會於非

南華真經主說卷第三地之始曰人資

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

之也以無心而謂安坐之有

一窾七以渾沌死敗之以

年以助哉學者幸勉之焉故郭注云為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四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

駢合也大

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也
附贅將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夫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

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弃
 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弃才物有弃
 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
 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
 弃萬物之性也 **疏** 附生之贅肉縣係之小疣並稟形以後
 性聰明列之藏府非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關假學故無侈性也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冥者無多也

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
 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
 際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
 惑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弃多
 而任少是舉天下而弃之不亦妄乎 **疏** 方道術也
 言曾史之

德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是故駢於

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

之指也

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疏

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

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捉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

僻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

於體中也

疏

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情慕之務此為行求於天

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

而多方於聰明之

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

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

而異方俱全矣

疏

言離曠素分足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為尚以此為用不亦謬乎

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

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

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離朱一

名離婁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

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

曠是已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

亂耳目之主也

疏

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呂沽洗蕤賓無射夾鐘之徒是也六律陽

六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既失本性寧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者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

史是已

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

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

疏

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

如生分中枝生一指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捨短效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拔謂拔擢偽德塞其真性也曾者姓曾名參字子輿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繇字子魚衛靈公臣此二人並稟性仁孝故舉之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

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禱

杭之口而必競辯於揚墨之間則揚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

揚者姓揚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

姓墨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
為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咸能致高談危險
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緘結藏匿文句使人
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
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斃夔由自持也亦用力之貌
譽光贊也楊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眾人誇無用
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楊墨豈非亂
群之師乎言即此楊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

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此數子皆師
其天性直自

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
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
已

疏

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
拇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知率性

多仁乃是多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已效物
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

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

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

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

而正正而不正之無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故合者不

為駢而枝者不為跂

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

以合正枝乃謂枝為

跂

疏

以枝望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望枝乃謂枝為跂而枝實非跂也

長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

長者謂曾史離曠揚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群小

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衆人比曾史是
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爲不足

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

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鳧小鴨也鶴鷓之類也脛脚也自然之理

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逍
遙而惑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爲齊深乖造

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疏

夫稟性受形僉有崖量脩短明暗素分不同此如鳧
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內雖爲無勞去憂憂自

去也 噫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

仁人何其多憂也

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疏

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效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體真趣橫生勸獎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入之情性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

齧之則啼一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

數其於憂一也

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齧之夫如此雖群品

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齧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

齧者齧斷也決

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為四指夫駢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為多少

而惑者不能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為有餘駢為不足
橫欲決駢齧枝成於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決
齧雖殊其
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日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
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

正謂此
為仁也

疏

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惑者捨已

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
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興興

乎聖
迹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號食貴富

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
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竊非

望
哉

疏

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之天性

亡失分命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樸還淳必須絕仁弃義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疏** 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夫仁義自是

代以下橫共囂囂弃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疏** 自從也三代夏殷周

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以下弃情徇迹囂囂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囂囂之

也 **狀**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

者也 **疏** 鈎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賴鈎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論人

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性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已効物而行仁義者是減削毀

損於天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

者也 **疏** 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待

者也喻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屈折禮樂

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然也 **疏** 屈曲也折截也响俞猶嫗撫也揉直為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漶之樂

嫗撫偏愛之仁响俞執迹之義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弃本逐末故失其真

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 天下有常然常

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

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

不以纏索疏

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

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鉤繩規矩膠漆纏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

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

疏

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

辨其然皆不知所以生豈措意於緣慮情故古今

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响俞失其常也

不二不可虧也

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疏

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

之闇惑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常唯一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

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任道而得則抱朴獨

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

疏

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

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已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緘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敖游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使天下惑也
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

真

疏

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

惑易性

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

夫指

南為北其迷尚小滯

何以知其然邪

疏

然如是也

迹喪真為惑更大

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

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怕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怕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

虞氏

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懷質朴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

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逐於聖迹是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

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

逐末而改其天性耶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

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槃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

哉疏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已効人

易奪真性殉物不及不亦悲乎注云或以槃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槃夷猶割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

手足胼胝以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爾下民亦然也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夫鷦居而齧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

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槃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槃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疏

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帝王營於四

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癡瘡禿脛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

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

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疏

數子者則前之三世以下四人也事

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士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

俱亡其羊

疏

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善學人穀孺子也揚雄云

男壻婢曰臧穀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各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臧奚

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疏

奚何

也冊簡也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

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

利於東陵之上

疏

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

氏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德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河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庶墓林木森疎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

也

疏 伯夷殉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殉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

也 異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之所惜者

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疏

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是何非

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

俗謂之小人

疏

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

獨夷跖從於仁義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走利唯名與利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未

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

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

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
 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
 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
 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辯哉
 之殊若殘生損性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俗中倒
 置非關真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而辯小人哉言無
 也別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非吾所謂臧也

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
 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疏

係屬

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已効人得物喪我者
 流俗之偽情也故係我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跡
 如曾參史魚乖於本性
 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

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率性通
 味乃善

疏

孟子云
 俞兒齊

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兒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屬
自無天素効物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

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

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

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
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

於離曠乃聰明也**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
關學致今乃矯性偽情捨已効物雖

然通達未足稱善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

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
忘仁而仁**疏**德得也夫達於
立道者不易性

以殉者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滯先王之蘧廬者哉故當知其自得知其自得以斯為善不亦宜乎吾

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

命之情而已矣

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

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

夫曾參史

魚揚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學得而惑者觀曾史之仁義言放

効之可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毒之乎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

政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見而已矣

夫絕離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疏

夫希離慕

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舍已効効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以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其適也

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

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疏

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已逐物開

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疊前生後以起文勢故也

余

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

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

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仁絕義無利無名而莊生

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媿道德之不為而言上下者顯仁義

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動而無心也吹風也

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郭象注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

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 齧齧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齧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即舉足而跳

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羈馬阜棧而為服養之乎況萬有參差咸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遙不矜

不企即生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馬之真性非辭

鞅而惡乘但 **疏** 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

無羨於榮華 即正寢之大殿也言馬之為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况清虛之士溥樸之民樂彼茅茨安

茲甕牖假使丹楹刻楠於我何為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

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

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

善也 **疏**

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翦其毛刻謂削其蹄錐

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馬謂約前兩脚也阜謂槽櫪也棧編木為旋安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床

也夫不能任馬真性而橫見燒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多況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天年於

焉夫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

概飾之患而後有便筴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

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疏

檟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

衡扼齊之以鑣轡威之以鞭筴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駘不堪而死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陶**

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疏**

範土曰陶陶化也亦窰也埴黏也亦土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匠**

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疏**

小言八十一
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木之曲直必中鉤繩

夫埴木之性豈

欲中規矩鉤繩哉

疏 土木之性真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圓陶者

匠人浪為臧否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

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厲駑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
疏 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不亦過乎以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疏 然猶

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

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

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

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

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一而不

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疏黨偏也命

然也夫虛通一道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

曰天放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

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

六十一疏曰

既遣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
填填而處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
當是

時也山無蹊隧澤无舟梁不求非望之利
故止於一家而

足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世也

疏

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所以可

遺莫往莫來船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同得也

則與一世而淡漠焉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

疏

無情萬物連接而共里閭

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縣禽獸成群草木遂

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

疏

蔬草果木不伐遂其盛茂

長足性而止無吞
夷之欲故物全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

援而闕

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

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可羈係

而遨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

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疏

夫

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

辨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離

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

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无知之理又不以險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

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

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廉異末代之浮華

人皆素樸而民性得矣

無煩乎知欲也

疏

夫蒼生所以失

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而無欲素樸真性不喪及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至聖人

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釐

釐為仁跽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

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夫聖迹既彰則仁義

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

疏

自此已上明澶漫之德自

此以下斥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釐釐用力之貌跽跂矜恃之容澶漫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拳之行夫淳素道消澆偽斯起跽跂恃裁非之義釐釐夸偏愛之仁

澶漫貴奢淫之樂

摘僻尚浮華之禮於是寓內分離

故純樸不殘

蒼生疑惑亂天之經自斯而始矣

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純樸

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
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

競之治也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此合譬也夫大

非至德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道之世不辨是

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

是知和心檢迹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

由乎道喪也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

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弃本崇末於

其貴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

也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

也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成用此

重起譬却
證前旨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

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

則有可尚之迹

疏

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樸之本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為之道

為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

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

御其

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群馬之性不失

疏

靡摩也順也踉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

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交頸而摩順怒則分背而踉踏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

樂在其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

中矣

知介倪闔扼執鳥曼詭銜竊轡

疏衡轅前橫木也扼义

馬頸木也月題額上當顱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闔曲也執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苦是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緘扼抵突御人竊轡即盜脫籠頭詭銜乃吐出其勒良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偽百端者矣

故

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馬性不同

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

疏

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心生

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

能以此矣

此民之真能也

疏

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

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及至遊將童子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將跂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其過

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

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踈跂

自矜好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聖迹之過者也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郭象注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

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滕繩也扃關鈕也鑰鎖鑰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匱取財之盜

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為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緘結繩約堅固扃鑰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

也知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

唯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

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疏

夫攝緘滕固扃鐃者以備小賊然大盜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之守備翻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

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

疏

夫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志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

人知謨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積雖欲官世翻為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為盜積也何以知其然邪

疏

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

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

餘里

疏 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上之地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

齊是以鷄犬鳴吠相聞鄰邑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畋漁耒耨刺以修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

犁也耨鋤也 **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

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

人哉 **疏** 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言

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

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闔合也曷何也闔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堯舜以下聖人立邦國之法

也則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法聖

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

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疏

田成子齊大夫陳桓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菜於田

故改為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于郎邪自為封邑至桓曾孫太公和遷

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九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

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弁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疏

田桓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為盜本也

故田成子

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疏

田桓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小國不敢非

大國不敢誅二世有齊國疏子男之邦不敢

非毀伯侯之國詎能征伐遂膺冑相繫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則是不乃

竊齊國弁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

之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疏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

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

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

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

知其然邪

疏

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

干剖萇弘臆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

不免乎戮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

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疏

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為桀所殺比

干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周靈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萇弘也萇弘數見於周因群遺

書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子謂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臆裂也亦

言臆裂腸糜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令糜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為

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迹之威故得躡頓忠良肆其毒害

故跖之徒問於

跖曰盜亦有道乎

疏 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耶

疏 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

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

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

疏

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

聖也戮力同心不避強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為不可

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吉凶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由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

得聖人之道不行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之為善

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乎天下之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

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獨亡於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

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

疏

夫善惡二途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失致哉

甚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脣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

起

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百

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盜跖

疏

春秋左傳云脣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脣行天子

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
 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興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
 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伐趙而邯鄲圍亦培
 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

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弃其禁
 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培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
 舍盜賊而被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疏
 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培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萬物道濟天
 下今言培擊者亦示賤斥仁義絕聖弃智之意也不
 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夫川竭而谷虛上
 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川非以

虛谷而谷虛夷亡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
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疏夫

惠出則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竭
谷虛亡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之宜死息也
天下

平而无故矣
疏非唯息盜爭尚
故事也絕聖
弃智天下太

平人歌擊壤故
無有為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

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
聖人

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
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疏若夫淳樸之世
恬淡無為物各

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忘
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

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
故也向無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

何能擁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
所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為之斗斛

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
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
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困
乃大盜之所

資而利也

疏

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也
衡稱梁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為

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者是王者之
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
被蒼生循宜作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
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

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
小賊而利大盜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

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

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疏鈎者

鈎也夫聖迹之興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鈎帶必遭刑

戮公劫齊國翻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眾以此而

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

其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故遂於大盜揭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

禁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

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

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
 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
 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疏逐隨也勸勉也禁
 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也夫聖迹之設本息姦衰而田桓遂用其道而竊齊
 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
 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此重利盜跖而
 曰斧大曰鉞又曰黃金飾斧鉞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

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疏盜跖所以
 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擁卒九千

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
 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

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

疏

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

也魚失水則為物所禽利器明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

利器也

夫聖人者誠能絕聖弃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

執而用曰器也

疏

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示

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疏

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

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也

故絕聖弃知大盜乃

止

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疏

弃絕聖智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息

摘玉

毀珠小盜不起

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疏

藏玉於山藏珠於川

不貴珠寶
豈有盜濫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除矯詐之所
賴者則無以

行其
姦巧

疏

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
焚燒毀破可以反撲還淳而歸鄙野矣

培斗折衡而民不爭

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

斗
衡

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翻為盜
資培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故無忿爭

殫殘

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外無所竊
則內全我

朴而無自
失之言也

疏

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
三王又毀五帝遠廬咸盡芻狗不陳

忘筌忘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
與論重妙之境議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絕

竿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

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

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弃彼性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疏擢拔也鑠消也竿形與笙相似

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蕤師曠之聰

目滯立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絕絃銷經絕緯毀黃華之曲弃白雪之歌滅

黼黻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効之端塞瞽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

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為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

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含其聰明含懷養也毀絕鈎繩而弃

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

矣故曰大巧若拙

夫以蜘蛛結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

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久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弃而疏鉤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妙匠之指可擺也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云舜

臣也擺折也割也工倕稟性機巧運用鉤繩割刻異

端述作規矩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効今已逐物實

此之由若使弃規矩絕鉤繩擺割倕指則人師分內

咸有其巧譬猶蜘蛛網蟻九豈關工匠人事若天機巧

也事出

老經 削曾史之行針楊墨之口攘弃仁

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

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

朴而同於

立德也

疏

削除也鉗閉也攘卻也立原也道也曾參至孝史魚忠直揚朱墨翟稟性

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已効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削除忠信之行鉗閉淳辯之口攘去齷齪之仁弄擲踉跂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立道混同也彼人

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

下不累矣

疏

鑠消散也累憂患也只為自銜聰明故憂患斯集使蒼生顛仆而銷

散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銜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人含其知則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疏

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履環中之正道游寓內而不惑豈有倒置邪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

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効之

効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疏

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

能韜光匿耀而揚波激俗標名於外引物從已炫耀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原斯之由也

之所无用也

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

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疏

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

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已引物既無益於當世世翻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子獨不

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

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

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疏已上十

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其次第前後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易云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

夫侈靡則無時慊矣樂其俗安其居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

恬淡故安居也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

死而不相往來

無求之至

疏

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相聞相接

而性各自足無求于出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

已

疏

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

弃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

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疏

贏衰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為教貴此文迹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頸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

行足跡所接裹糧負戴不憚千里內則弄親而
不孝外則去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則

是上好知也過也
上謂好知之君知而
好之則有斯過矣
疏
尚

治之迹好治物
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

大亂矣疏
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淡清虛合道
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

老君云以知治
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疏
假設疑問
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

矣鈎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

矣削格羅落罾罟不之知多則獸亂於澤

矣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况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

也
疏謂之弋罟罾皆網也筍曲梁也亦筌也削格

為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木羅落而取獸也罝罟兔網也既以智治於物寧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

不可用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

則迷
疏亦茲黠也解垢詐偽也夫滑稽堅白之智

譎詭同異之譚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世教故遠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笑天下每

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宇內清夷

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由乎好智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

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

乃舍已効人而不止其分也

疏

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

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

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跖行不善以

據東陵田桓行聖迹以竊齊國故臧穀業異亡羊趣同或夷跖行殊損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

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粟之蟲

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其甚矣夫好知之

亂天下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

可以不忘

疏

是以仍上辭也只為上來用智執迹故天下大亂悖亂也爍銷也墮壞也

附地之徒曰喘奕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迹用智為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蕩天地日月為之薄蝕山川為之崩竭炎涼為之愆叙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以舍夫種種之民而

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

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

嗶嗶以已誨人也

疏

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樸之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噶噶以已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朴之時像圜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並万物而為族同禽獸之無知逮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帝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乎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郭象注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

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疏

宥寬也在自在也治

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在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

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

恐天下之遷其德也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

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天

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不遷淫**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昔堯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

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

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

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
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疏

恬靜也
愉樂也

瘁憂也堯以德臨人人歌擊壤垂其靜性也桀以殘
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

失性均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

長久者天下无之

恬愉自得
乃可長久

疏

堯以不恬
泣人桀以

不愉取物不合淳和之性
欲得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喜邪毘於陽大

怒邪毘於陰陰陽并毘四時不至寒暑

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无常**疏**

毘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
魄人稟陰陽與二儀同氣

堯令百姓喜毘陽暄舒桀使人怒助陰慘肅人喜怒
 過分則天失常盛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
 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
 不可有為作法必致殘傷也
思慮不自得中

道不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
 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

喜怒擾亂群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
 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
 萬事失
 落也
疏 為滯喜怒遂使百姓謀慮失
 真既乖憲章之法斯敗也已
於是乎

天下始喬詰卓執焉而後有盜跖曾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慕賞乃善故賞不能

供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疏

喬詐偽也詰責問也卓獨也鷙猛也於是喬偽詰責卓爾不群獨懷鷙猛輕陵於物自堯為始

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善惡既著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傾宇宙之藏不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疏

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

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
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
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匆匆焉與
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疏

匆匆謹諱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鉞之誅又慕軒冕
之賞心懷百慮事出萬端匆匆競逐而不知止夏殷

已來其風漸扇賞罰撓擾終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而且說明邪是淫

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愛染也疏淫耽滯也

希離慕曠為滯聲色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

悖於理也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疏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也說

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

疏 禮者擊跽曲拳節文隆殺樂者咸池大夏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浮華技能愛樂更助宮商淫聲

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

也當理無說說之則致疏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

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

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疏

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

是也言人稟分不同性情各異離曠曾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乖真亡之可也天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變

儻囊而亂天下也

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變卷儻囊也

疏

變卷不舒放之容也儻囊忽遽之貌也天下群生唯知分外不能安任變卷自拘夸華人事儻囊忽速爭馳逐物由八者不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忘致斯弊者也

矣天下之感也

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疏

前入者亂天下之經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為楷模痛惜甚也豈直過也

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

如此疏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誠禁致齋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

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蘧廬一至於此莊生日擊無奈之何也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

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

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莅天下

恒自無為雖復無為非關拱默動
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也
故貴以身於

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夫輕身以赴利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

何
疏
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世者故可寄坐萬物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

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擢解

則傷
疏
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辦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

耳目竭喪
於外矣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出處

常無其心而
付之自然
疏
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

動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
寂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

神順物而動
天隨理而行

疏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動
即寂德同蒼昊隨順生物也

從

容无為而萬物炊累焉

若遊塵
之自動

疏

累塵也
從容自

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類空中
浮物陽氣飄颻任運去留而已

吾又何暇治

天下哉

任其自
然而已

疏

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
勞功暇更為治法也

崔

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

聃曰汝慎無撓人心

撓之則傷
其自善也

疏

姓崔名
瞿不知

何許人也既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履善答曰宥之
放之自合其理作法理物則撓撓人心列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

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䟽

人心排他

居下進已在上下皆常情也

上下囚殺

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䟽

溺心上下為境所牽

如禁之囚

淖約柔乎剛彊

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

䟽

淖約

柔弱也矯情行於柔弱欲制服於剛彊

廉剝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

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

有**䟽**

廉務名也劇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若違情起怒寒甚凝冰順心生喜熱踰焦火

其

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風俗之所動也

䟽

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况俛仰之間不再臨四海哉

其居也淵而靜

其動也驕而天

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疏

有欲之心

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水之遇淵潭觸境而動類高天之縣不息動之則係天踊躍

債驕

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

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債驕債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疏

排下進上美惡喜怒債發驕矜不可禁制

者其在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

夫黃帝非

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撻也

疏

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裁非之義後代之王執其軌轍蒼生名之為聖撻人之心自此

始也弊起後王覺非黃帝

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

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

疏

白

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斃股瘦無白肉脛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藏憂愁於內血氣矜莊於外行仁義以為規矩立法度以為楷模尚不免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

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

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疏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

混沌即謹兜也為黨共工放南裔也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為堯諸侯封三苗之國

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岳三峽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地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

即共工也為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書有殛鯀此文不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放四凶由舜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耳

夫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矣

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

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途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自仁義之迹而所以

疏

施延也自黃帝逮乎堯舜聖迹下滯物擾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

有桀跡上有曾史

疏

桀跡行小人之行為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為上

而儒墨畢起

疏

謂儒墨守迹是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

怒相疑疏 喜是怒非 更相疑貳 愚知相欺疏 飾智驚 愚互為

欺善否相非疏 善與不善 彼此相非 誕信相譏疏 誕 虛

信實自相譏誚而天下衰矣疏 莫能齊 於自得 疏 相仍糾紛 宇宙衰也 大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疏 立小異而 不止於分 疏 喜怒 是非

熾然大盛故天年夭枉疏 性命爛漫 散亂也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

竭矣疏 知無涯而好之 故無以供其求 疏 聖人窮無涯之智 百姓焉不竭哉 於

是乎鈇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疏 彫 琢

性命遂疏 繩墨正木之曲 禮義示人之隆 殺椎鑿穿木之孔 竅刑法決人之身 首工匠

大一百十九 疏曰 百十 大邪集字

運斤鋸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撻人

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嵒巖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慄乎庶堂之上

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

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

下 **疏**

脊脊相踐籍也一云亂宇宙大亂罪由聖智君子道消晦迹林藪人君雖在庶堂心恒憂

慄既無良輔恐國傾危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

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疏

殊者決定當死也桁楊者械也

夾脚及頸皆名桁楊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聖迹黥劓五刑遂使桁楊者盈衢殊死者相枕殘兀滿路相推相望明其多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

桔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甚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耻之

甚離跂用力貌也聖迹為害物之具而儒墨方也**疏**復攘臂分外用力於桎桔之間執迹封教救

當世之弊何荒亂之能極哉故發噫歎息固陋不已無愧而不知耻也吾未知聖

知之不為桁楊接榘也仁義之不為桎

桔鑿柶也桁楊以接榘為管而桎桔以鑿柶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

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姦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弃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

析楊桎梏廢矣何

疏

接桎械楔也鑿孔也以物內

鑿柄接桎之為哉

孔中曰柄械不楔不牢桎無

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桀跖無仁義

不行聖迹是櫻擾之原仁義是殘害之本

曾史

之為桀跖嚙矢也

疏

嚙箭鏃有吼猛聲也聖智是竊國之具仁義為

凶暴之資曾史為桀跖利用猛箭故云然也

故

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疏

去其所

國之具弃凶暴之資即

宇內清平言大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

年令行天下

疏

德化詔令

寓內大行 聞廣成子在於

空同之上故往見之疏空桐山涼州北界廣成即老子別號也曰

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

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疏

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竒真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吾又欲官

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疏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

職順群生之性問其所以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

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疏而汝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淺不過形質

乖深玄之致是詆訶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

欲官之故殘也

疏

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已既乖造化必致傷殘

自而治天下

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

月之光益以荒矣

疏

族聚也分百官於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

兩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聚而雨降木尚青而葉落欂櫨槍薄蝕三光昏晦人心遭擾立象荒殆

而

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疏

翦翦狹劣之貌也汝是諂佞之人心甚狹劣何能語至道也

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二月復往邀之

疏

黃帝退清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避謹囂藉白茅以絜淨閑居經時重往請道邀遇也

廣

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

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

而起曰善哉問乎

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疏

使人治物物必攪煩各各治身天下清正故善之蹶然疾起

來吾語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

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

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疏

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冥深遠昏默玄絕

無視无

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

不邪也

疏

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不能亂心與形合自真正道

必靜以清

無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任其自動

故聞靜而不夫也

疏

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精神常寂心閒形逸長生久視

目

無所見耳无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

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疏

任視聽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

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淡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慎汝内

全其真也

疏

忘心

全漠也

閉汝外

守其分也

疏

絕視聽守分也

多知為敗

無知

崖故

疏

不慎智慮心神既困耳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為汝遂於

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夫極陰陽

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疏

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

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也至陰之原示攝迹歸本故曰入

窈冥之門廣成示黃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

藏

但當任之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

天官謂日月星辰能

照臨四方網維萬物故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

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為慎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

昌盛何勞措心自貽伊感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

之致耳身不夫乃能及物也

疏

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

之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無為也

疏

歎聖道之清高可與立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

汝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為有終

疏

生死

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

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

有極

徒見其一變也

疏

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迷執謂有限極

得五章道

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

應無窮

疏

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則作犧農下遇澆季之時應為湯武皇王迹自夷

險道則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失無窮之

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

疏

喪無為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覩於光明

死則便為土壤迷執生死不

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自昌皆生於

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

守無心而

疏

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彫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

獨往也

寂生死不二不滯一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无極

之野

與化俱也

疏

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游無極之野

吾

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都任之也

疏

同參

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二百歲哉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

聖人無心若鏡機當感發即應機冥符若前機不感即昏然晦迹也

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

死一

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獨存也人執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

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

躍而遊

疏

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遇也拊拍也

雀躍跳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為雨澤之本也木是春陽之鄉東為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

君王御物以德澤為先也

以雲將見之

疏

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李也由

庶為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執其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為此

疏

倘驚疑貌執不動也叟長老名也

鴻蒙拊髀爵

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疏

乘自然變化遨遊也

雲將曰

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疏

二氣不降

不升鬱結也

六氣不調

疏

陰陽風雨晦明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

疏

春夏秋冬節令愆滯其序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群生為之奈何

疏

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

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疏

萬物咸稟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故掉頭不答

雲將不得問又

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

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疏

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

也 往事

鴻蒙自浮遊不知所求

而自得

疏

浮遊處也 無貪取也

猖狂不知所往

而自得 所往也

疏

無心妄行 無的當也

遊者

鞅掌以觀无妄

夫內足者舉 目皆自正也

疏

鴻蒙游心之 處寬大涉見

之物眾多能觀之智知所觀之境無妄也鞅掌眾多也

朕又何知

以斯而已矣

疏

浮游猖狂虛心任物 物各自正我復何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

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

則民之放也

夫棄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 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

不得已也

疏

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臨 人人則隨我迹便為物放效也

願聞一

言疏

願聞要旨庶決深疑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

情玄天弗成

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疏

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譎詐方起自然之化不成也

解獸之群而鳥

皆夜鳴

離其所以靜也

疏

放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群散起鳥則駭飛夜鳴

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

皆坐而受害也

疏

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

蟲昆明也向陽啓蟄

意治人之過也

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疏

天治斯滅治人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疏

欲請不治之術

鴻蒙曰意毒哉

言治人之過深

疏

重傷禍敗屢嘆噫歎聲

僊

僂乎歸矣

僂僂坐起之負嫌不能
墮然通放故遣使歸

疏

僂僂輕
舉之負

嫌雲將治物為禍故示
輕舉勸令息迹歸本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

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夫心以用傷則養心
者其唯不用心乎

疏

養心之術
列在下文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疏

徒但也但處心
無為而物自化

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

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
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

疏

倫理也墮形
體忘身也吐

聰明忘心也身心兩忘
物我雙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泮溟

與物
無際

疏

溟泮自然之氣也茫蕩
身心大同自然合體也

解心釋神莫然无魂

坐忘任獨

疏

魂好知為也解釋遣蕩也莫然無知
滌蕩心靈同死灰枯木無知魂也

萬

物二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不知而復

乃真復也

疏

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
歸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根矣哉

渾

渾沌沌終身不離

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
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疏

渾沌無知而任獨千
變萬化不離自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而知

復之與復乖矣

疏

用知慕至本乃
離自然之性

无問其名无闕其

情物固自生

闕問則失
其自生也

疏

道離名言理絕情
慮若以名問道以

情闕理不亦遠哉能遣情忘
名任于獨化物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

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

失也 也 疏 降道德之言示玄默之 再拜稽首起辭

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

人之異於已也 疏 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 同

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

衆為心也 疏 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

超出 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

哉 衆皆以出衆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

出 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

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

疏

人以競先出乎眾
為心此是怕物鄙

情何能獨超群外同其光
塵方大殊於眾而為眾傑

因眾以靈所聞不如

眾技眾矣

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眾
則靈也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

敵也

疏

用眾人技能因眾人聞見即無忿競
所謂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也

而欲

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

患者也

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為而以已
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

已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
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

疏

用一己偏執
為國者徒求

三王主物之利不知
為喪身之大患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

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疏

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

求非分爲一身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敗萬不存一故云幾何也

其存人之國

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

而萬有餘喪矣

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

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

疏

以僥倖之心爲帝王之主論存則固無一成語

亡則有餘敗也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疏

此一句傷嘆君

王不知僥倖爲弊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疏

九五尊高四海宏巨

是稱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不能物用而爲物用即是

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疏

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為翻為物用

已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

夫用物者不為物用

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疏

不為物用而用於物者也

明

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

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

而不窮

疏

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群生耳目是知物物非物也豈獨戴黃屋坐汾

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太清超九州游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

獨有

人皆自異而已獨群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疏

有注釋也

獨有之人是謂至貴

夫與眾立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能不貴斯

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

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嘗獨有而欲

養竊軒冕冒取非分眾

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疏 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群游斯乃獨往獨來者也

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人欲出眾而已獨游眾無此

能故名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

主可謂至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

尊至貴也

響 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

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疏 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應不以心故

有問而應之

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盡其所懷

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疏

聖人心隨物感感又稱機盡物懷抱

為天下配

問者為主 應故為配

疏

配匹也先感為 主應者為匹也

處

乎無響

寂以待物

疏

處寂也無感之時心 如枯木寂無影響也

行乎无

方

隨物轉化

疏

行應機也 不定方所也

挈汝適復之撓

撓

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 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

疏

撓撓自動也 逗機無方還

欲提挈汝等群品令歸 自本性則無為至也

以遊無端

與化俱 故無端

疏

遊心與自然俱遊 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无旁

玄同 無表

疏

出入塵 埃生死

之中玄同造 物無邊可見

與日無始

與日新俱 故無始也

疏

與日俱 新故無

始終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其形容與 天地無異

疏

贊頌 論語

聖人盛德軀貌與二儀大道合同
外不闕乎宇宙內不有其已身也
大同而无已

有已則不
能大同也
疏 合二儀同大道
則物我俱忘也
無已惡乎得有

有
天下之難無者已也
既
疏 已既無矣
物焉有哉
覩

有者昔之君子
能美其名者耳
疏 行仁義禮君臣者
不離有為君子也

覩无者天地之友
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疏 覩無為之
妙理見自

然之正性二儀非有萬物盡
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

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

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
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
疏

大九十七
疏曰
五二

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
材用物無弃材人無弃用庶咸亨也
匿而不可

不為者事也
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
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
疏

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濟也
麤

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
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

疏
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
粗取諭筌蹄故順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

居者義也
當乃居之
所以為遠
疏
義雖去道疏遠苟
其合理應須取斷
親

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親則苦偏故
廣乃仁耳
疏
親雖
偏愛

狹劣周普廣
愛乃大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夫禮節
者患於

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疏

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乖薄故外示折旋內敦積

厚此真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雖中非德

疏

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物而志行清高涅而不緇其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

者道也

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

疏

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執意不為雖神非天况不神哉

疏

神功不測顯晦無方逗機無滯合天然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順其自為而已

疏

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群物而不助其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

而不累

自然與高會也

疏

能使境智冥會上德既成自無瑕累也

出於

道而不謀

不謀而一所以為易

疏

顯出妙一之道豈得待顯謀而後說

會

於仁而不恃

恃則不廣

疏

老經云為而不恃仁慈博愛貴在合宜故無恃

賴薄於義而不積

率性居遠非積也

疏

先王遠廬非可寶重已陳

芻狗豈積而留

應於禮而不諱

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疏

妙本湛然迹應

於禮豈拘忌諱

接於事而不辭

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

疏

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讓

齊於法而不亂

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疏

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恃其自為耳不輕用

也

疏

民惟邦本本固而邦寧故恃藉不敢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因而就任之
不去其本也

疏

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
施於法教不令離於性本

物

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夫為者豈以足
為故為哉自體

此為故不可
得而止也

疏

物之稟性功用萬殊如蠅螋轉丸
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

素無之而不可強為性
中有者不可不為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

德

不明自然則有為
有為而德不純也

疏

闇自然之理則澆
薄之德不純也

不

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不能虛已以待
物則事事失會

疏

滯
虛

玄道性故觸事面
牆諒無從而可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疏

闇天
人之

理惑君臣之義所
作顛蹙深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

為而尊者天道也

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疏

無事無為尊高

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以有為為累者不能

率其自得也

疏

司職有為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主者天道也

乎同

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疏

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為也

臣者人道也

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君位無為而委

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疏

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不可

不察也

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疏

天道君而無為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

不同各守其分則君臣咸無爲也必不能鑒理即勞
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
最爲廣大而新新變化念念推
遷實爲等均所謂亭之毒之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四